

※書目文獻※

《李襄敏公遺思錄》所載陽明後學佚文輯錄 ——兼論陽明後學文獻的收集與整理

劉 勇*

一、前 言

在現代學術研究視野中，對王陽明(1472-1529)及其學說的關注至少已經有上百年的歷程，刊行的論說之作早已汗牛充棟¹。然而，在有關王陽明著作的文獻學研究方面，卻長期呈現「蕭條」的局面²。直到一九九二年，中國大陸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才出版了由吳光、錢明等編校的《王陽明全集》，為學界提供了一個經過認真校訂的、相對而言比較完整的現代整理本。此本迅速取代了數量眾多的傳統刊本和近代以來的各種點校本，成為研究者較多使用的工作文本。此後，研究者在使用過程中基於各自的專研領域和接觸的珍稀文獻，在《王陽明全集》的基礎上對王陽明的著作展開持續的文獻學研究工作³。在將近二十年內，從各地發掘出陽明著述

* 劉 勇，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副教授。

¹ 有關陽明學研究歷程的總結與回顧之作已多，本文主要參考陳榮捷：〈歐美之陽明學〉，《王陽明與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頁149-179；吉田公平、市來津由彥：〈日本宋明理學研究情況概述〉，《中州學刊》，1985年第3期，頁54-60；小島毅：〈宋明思想史研究之新視點〉，《古今論衡》創刊號（1998年10月），頁44-52；郭齊勇：〈中國大陸地區近五年來(1993-1997)的儒學研究〉，劉述先主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中國大陸與臺灣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頁59-122。

² 參永富青地：〈日本的王守仁文獻研究概觀〉，《文獻》，2006年第3期，頁177；錢明：〈王陽明全集（新編本）下編編校說明〉，《王陽明全集（新編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冊，頁1-17。

³ 本文所謂的文獻學研究，主要側重於關注稀見陽明著作版本的發掘、陽明佚文的輯錄方面，尚未涉及到對這些「新出土」文獻與當時社會文化的互動研究。後一情形的佳例，可以朱鴻林通

的珍稀版本之繁多、輯錄陽明佚文之豐碩，均極為可觀⁴。

以王陽明在近世中國乃至東亞思想史上的重要影響，有關其著述的現代整理，以及其著作的珍稀版本之後續研究和佚文輯錄工作，也只是在最近時期才得以展開。可以由此推測，對於其為數眾多的「弟子和傳人」的文獻輯錄、整理與研究工作，應該存在更為巨大的著力空間。事實的確如此，大量陽明後學的著述只是在二十世紀末多種大型古籍叢書影印出版之後，才能方便地為學人所接觸，並運用到具體研究中。近年整理刊行的《陽明後學文獻叢書》（下文簡稱《叢書》）⁵，則是在陽明後學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中一件具有象徵意義的舉措——這是首次從文獻整理的角度在陽明後學研究領域中跨出的一大步⁶。可以預料，隨著《叢書》所收多種重要陽明後學著作的刊行，以及這套《叢書》的後續出版，應該會對相關領域的研究進展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

有鑒於此，本文擬從文獻學的角度對《叢書》的文獻價值、收集和整理利弊提出初步觀察，並在此基礎上就個人管見所及，以一種重要而稀見的相關文獻《李襄敏公遺思錄》中所收陽明後學佚文為主，為陽明後學文獻的輯佚工作貢獻一個有用的個案，以期使這項任重而道遠的文獻整理事業日趨完善。

過對最初兩次刊刻的《王文成公全書》的文獻學、出版史的梳理，進而展開對陽明學與隆慶、萬曆年間的政治、制度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討論為例，參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12-333。

⁴ 僅輯錄陽明的散佚文字就多達三十餘萬字，既有相關研究的詳細目錄，見錢明：〈下編編校整理之參考文獻〉，《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5冊，頁18-24。另外，東景南從1980年代開始收集陽明佚詩佚文，並加以考證、繫年、證誤，預計於2011年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一書，參東景南：〈《陽明佚文輯考編年》敘〉，《古籍新書報》第98期（總第254期），2010年10月28日，第1版。

⁵ 在《陽明後學文獻叢書》的〈出版說明〉中並未對「陽明後學」的範圍給出準確的界定，只是比較籠統地提到「王陽明的弟子和傳人眾多，門下異說紛呈，流派紛爭」云云，大略可以由此推測作者對「陽明後學」的認定。有關「陽明後學」的綜合討論，參吳震：〈陽明後學綜述〉，《國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卷9，頁233-294；亦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2卷第3期（2002年9月），頁105-162，題為〈陽明後學概論〉。

⁶ 早在1960年就有容肇祖整理的《何心隱集》（筆者手頭所據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重印本），1990年代也有黃宣民點校的《顏鈞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等書出版，但皆僅限於一人一書之零星整理，與此次《叢書》的編校整理規模不可同日而語。

二、《陽明後學文獻叢書》的文獻學簡評

《陽明後學文獻叢書》屬於中國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點規劃項目，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萬斌擔任主編，浙江省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主任錢明、浙江大學中國思想研究所所長董平擔任副主編，復旦大學吳震、寧波大學方祖猷等共同參與編校整理。已經出版的《叢書》第一輯共十冊⁷，二〇〇七年三月由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鳳凰出版社出版。這項成果是繼一九九〇年代初上述研究機構及其研究團隊整理《王陽明全集》以來，在王陽明及其後學文獻的收集和整理方面的又一盛舉。參與《王陽明全集》整理工作的主要人員錢明、董平等人，正是此次《叢書》的主持者和其中多部文獻的編校整理者。事實上，這個團隊中的學者還曾經主持或參與諸如《黃宗羲全集》、《劉宗周全集》等與研究明代陽明學關係極為密切的重要大部頭文獻的整理工作⁸。因此，研究者對於這套《叢書》的出版，完全有理由期待如〈出版說明〉所表達的那樣，不僅要「為學術界提供一套基礎文獻」，而且通過分期分批出版，「力求集陽明後學文獻之大成」⁹。這是所有相關領域的研究者都喜聞樂道的美好願景。面對這樣的願景，研究者不僅要樂觀其成，更要親身參與，盡量在這個園地裏貢獻自己的一得之見。本文的嘗試正是建基於此。

對於這樣一套多達五百餘萬字、凝聚了眾多專業人士大量精力的煌煌之作，任何嚴肅的評論都必須建立在使用者自身對相關領域的長期接觸和文獻熟悉的基礎之上；對它的全面檢討和評述，也還有待於更長的研究週期。本文的寫作立意，並不準備對該《叢書》進行詳盡而周延的評述，而是切合一己研究所及與平日積累所得，從文獻學角度對《叢書》的利與弊進行管窺式的討論，然後在此基礎上提出筆

⁷ 錢明編校整理《徐愛·錢德洪·董澐集》，董平編校整理《鄒守益集》，陳永革編校整理《歐陽德集》，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吳可為編校整理《聶豹集》，徐儒宗編校整理《羅洪先集》，方祖猷、梁一群、李慶龍等編校整理《羅汝芳集》。

⁸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在王陽明及其後學的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上所取得的成果，詳參錢明：〈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學者「浙學」研究論著索引〉，萬斌主編：《浙學研究集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88-401。

⁹ 見《陽明後學文獻叢書》各書卷首〈出版說明〉（頁3）。

者所掌握的可以進一步充實該《叢書》的輯佚文獻。

整體而言，《叢書》所收文獻的主體，主要包括兩類著述，即傳統四部分類法中的子部儒家類和集部別集類，前者所涉主要是講學語錄和講義之類。對於陽明後學文獻而言，由於明清學術轉型帶來的巨大變化，特別是由於乾嘉時期的考據學風氣和《四庫全書》的纂修，致使大量相關人物的別集、語錄、講義以及經典注疏湮沒無聞。進入民國以後，由於明版書籍逐漸被納入古籍「善本」的認定範圍，倖存的這類文獻著述也紛紛被深鎖在公私藏書機構的善本書庫，研究者通常很難方便而大量地利用這些資料。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隨著《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等多種大型叢書的影印出版，陽明後學的別集、語錄、講義等文獻才得以重新面世。在這批資料大量出現的帶動下，近年來湧現了數量、質量均有可觀的以陽明後學為主題的研究成果¹⁰，在資料運用、關注議題、研究方法和思路上皆有重要進展。

儘管如此，《叢書》的出版不僅為相關領域提供了便利的現代整理本，同時也貢獻了許多迄今為止仍然深藏於善本之列的珍本秘笈或流通較少的傳統刊本，可以極大地補充上述大型叢書收錄之未備。這方面的例證，可以方祖猷等編校整理的《羅汝芳集》中所收《羅明德公文集》為例。《羅明德公文集》正文五卷，卷首一卷，由羅汝芳(1515-1588)之孫懷智所編，明崇禎五年陳懋德刊刻。該書從編輯到付梓經歷了相當長時期的過程¹¹，以故未曾被收入羅氏的多種著述合集或全集裏。因而在現代學術研究中，儘管學界對所謂陽明左派、泰州學派一直保持著濃厚興

¹⁰ 一個簡要的綜述可參錢明：〈陽明後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5輯。該文敘至2003年為止，此後如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此書是作者在2004年提交給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出版的；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年），此書是作者在2004年提交給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的博士論文《王學、家族與地方社會——以吉水、安福兩縣為例》基礎上修訂出版的。此外，據筆者所知，近年來以陽明後學為研究對象的博、碩士學位論文，數量也相當可觀，包括筆者的博士論文《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以李材(1529-1607)為中心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2008年）也關注同一研究領域。

¹¹ 參方祖猷：〈編校整理說明〉，《羅汝芳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卷首，頁10。

趣，也傾注了大量精力在相關議題的探討上，但大多建立在羅汝芳的各種語錄、講義和雜著等資料基礎上，對於出自羅氏親筆的這份珍貴文獻，幾乎完全未予留意。直到一九九五年，在程玉瑛教授的《晚明被遺忘的思想家：羅汝芳（近溪）詩文事蹟編年》一書中¹²，才較多地運用此書中的重要資料。這種情形顯然跟《羅明德公文集》的存世情況有關，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著錄，中國大陸僅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市文物局、鎮江市博物館有藏¹³，其中後兩個機構尚非以公眾圖書館服務見長。此外，似惟有日本內閣文庫、尊經閣文庫有藏¹⁴，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皆影印自內閣文庫藏本。因此，此次整理刊行的《羅汝芳集》收入這份罕見的重要文集，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便利¹⁵。

提供稀見陽明後學文獻的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則是董平編校整理的《鄒守益集》中所收《東廓鄒先生遺稿》（以下簡稱《遺稿》）。鄒守益（1491-1562）的著述在明代曾經多次編集付梓，而《四庫全書》全未收錄，只是將《東廓集》一種列入存目，《四庫提要》對該書內容的評述顯然也未臻諦當¹⁶。該書十二卷，由建寧知府劉佃彙選，同知董燧（1503-1586）編次，程寬校讎，最早刊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目前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初翻刻隆慶六年（1572）刻本而流傳較廣。《四庫提要》雖然曾經提及鄒氏有「遺稿」，但並無任何進一步的訊息，相關領域的研究者也長期未能參考使用此一重要文獻。《遺稿》實由鄒氏季子鄒善編輯，門人周怡（1505-1569）、宋儀望（1514-1578）等參校，並曾於萬曆年間在山東刊刻，惟流傳較少，四庫館臣亦未之見。現經董平據上海圖書館藏光緒三十年（1904）鄒氏裔孫鄒仁任刻本予以編校整理，收入《鄒守益集》。《遺稿》所收主要為鄒氏晚年著述，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收《東廓鄒先生文集》相較，「編輯體例及文章所分類目基本相同，雖其所錄文章大部不同，然亦間有重出。比較其重出之

¹² 程玉瑛：《晚明被遺忘的思想家：羅汝芳（近溪）詩文事蹟編年》（臺北：廣文書局，1995年）。

¹³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26，頁711。

¹⁴ 山根幸夫編：《增訂日本現存明人文集目錄》（東京：東京女子大學東洋史研究室，1978年），頁173。

¹⁵ 方祖猷在《羅汝芳集·後記》中介紹其搜集《羅明德公文集》的歷程，也正好為此書在未有現代整理本之前的利用不便情形下一注腳，見頁1006-1007。

¹⁶ 參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卷24，頁1315-1316。

文，則可以確知凡收入《文集》者，或有所刪節，而《遺稿》則皆存其全文，且《文集》亦有妄加刪改者……。由此可知，《遺稿》實更多地保存了鄒氏作品的原貌¹⁷。準此，則鄒氏《遺稿》之文獻價值、研究價值皆可推知。就當前的情形而言，儘管一個整合鄒守益全部存世著作，並盡可能參校所有善本的現代整理本，看來還需要付出相當大的後續努力¹⁸，但僅以收錄《遺稿》而言，《鄒守益集》的整理刊行也是值得學人慶幸之事。

在整合陽明後學著作的諸多重要版本而成較善之現代整理本方面，由《羅洪先集》的編校整理同樣可以看出這項工作的困難所在。此書的編校整理者選擇以清雍正年間羅氏後裔羅復晉等所刊《念菴先生文集》二十四卷為底本，以現存最早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安如磐刊《念菴羅先生文集》四卷，及嘉靖四十二年(1563)胡松刊《念菴羅先生集》十三卷、萬曆四十四年(1616)陳于廷刊《石蓮洞羅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四庫全書》本《念菴文集》二十二卷作為對校本，「並收集有關文集和資料中的逸文，匯為一編」。儘管此書之編校整理彙聚諸多善本，且所選底本「所收篇目較諸本為多，而錯訛則較少」¹⁹。但編校整理者仍然忽視了一種重要而罕見的本子，即隆慶元年(1567)蘇士潤刊《念菴羅先生文集》內集八卷、外集十五卷、別集四卷。編校整理者認為此本「分為內、外、別三集，亦殊無謂」，因而置之不顧²⁰。然而，在現存諸本之中，「唯有隆慶本以彙集全部著作為目的，因而是羅念菴唯一的詩文全集」，並且此本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價值在於，編刊者以編年方式收錄羅洪先(1504-1564)的作品，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便利。因此，在《羅洪

¹⁷ 董平：〈編校說明〉，《鄒守益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卷首，頁4。

¹⁸ 《遺稿》的萬曆刻本事實上仍有存世：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有從日本尊經閣文庫複製萬曆元年(1573)刻本《東廓鄒先生遺稿》十三卷的縮微膠片，題為鄒善編輯，周怡校正，宋儀望校增，邵廉校梓。膠片編號：mic 180。詩集方面，筆者曾在臺北漢學研究中心得見複製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元年序刊《鄒東廓詩集》九卷，所收內容遠多於點校本《鄒守益集》卷25-26詩歌部分。僅以其中五言古詩為例，《鄒守益集》僅收錄102題，而《鄒東廓詩集》收錄340餘題之多。此外，《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卷26，頁640）還著錄了多種重要本子，如甘肅省圖書館、重慶市圖書館藏有明刻本《東廓鄒先生遺稿》十一卷；上海圖書館、江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鄒東廓先生詩集》八卷。日本所藏多種鄒氏詩文集版本，參山根幸夫編：《增訂日本現存明人文集目錄》，頁93-94。

¹⁹ 徐儒宗：〈編校說明〉，《羅洪先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卷首，頁2-3。

²⁰ 同前註，頁2。

先集》已經刊行的情形下，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鍾彩鈞、朱湘鈺據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將隆慶本軼出於《羅洪先集》的篇章輯出，作為補編」出版，並附上另外輯得的羅氏佚文十篇，以及「羅洪先集各版本編目對照表」等²¹。至此，一個比較完善的羅洪先著作的現代整理本，才算初步形成。

在陽明後學的佚文輯錄、序跋傳記等附錄資料收集方面，《叢書》中各書的編校整理者皆曾做出努力。其中尤以錢明編校整理的《徐愛·錢德洪·董澐集》為功甚鉅。徐愛(1487-1517)是王陽明最早的入室弟子之一，對陽明學說的早期傳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錢德洪(1497-1574)是陽明晚年弟子，其主要貢獻在於傳播陽明學說，特別是在陽明著作的收集、整理和刊刻方面功不可沒²²。董澐(1459-1534)也是陽明晚年的弟子，主要在浙西地區推動陽明學說的傳播。然而，此三人的著作「不是失傳散佚，就是所剩無幾」²³，致使陽明學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長期無法得到深入的認識。錢明在學界既有的積累基礎上，經過多年蒐集而貢獻出三人的著作結集，無疑對進一步討論陽明本人及其後學問題提供了助益。著述輯佚方面的另外一例，是徐儒宗從萬表(1498-1556)的文集《玩鹿亭稿》中輯得所附羅洪先的書信二十二通，收入《羅洪先集》中²⁴。

以下本文將轉入對《叢書》編校整理中存在的可以繼續改進之處略做討論。按照《叢書》的統一體例，各書由「評介性前言」、「基本文獻」、「相關附錄資料」三部分組成²⁵，本文將圍繞這三個部分進行逐步舉證說明。

所謂「評介性前言」，即各書卷首由編校整理者撰寫的〈編校〔整理〕說

²¹ 參鍾彩鈞：〈前言〉，羅洪先撰，鍾彩鈞主編，朱湘鈺點校：《羅洪先集補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頁43-46。

²² 參鍾彩鈞：〈錢緒山及其整理陽明文獻的貢獻〉，《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卷第3期（1998年9月），頁69-89。

²³ 錢明：〈編校說明〉，《徐愛·錢德洪·董澐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1。有關錢德洪的著述收集和整理，可參彭國翔：〈錢緒山語錄輯逸與校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3卷第2期（2003年6月），頁13-56；張如安：〈錢德洪佚文補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6卷第3期（2006年9月），頁77-101；錢明：〈關於錢德洪的文獻學調查與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8卷第1期（2008年3月），頁133-174。

²⁴ 見《羅洪先集》，卷10，頁460-469。按：這一輯佚成果，吳震在此前出版的研究中已經指出，參吳震：〈羅洪先逸文考〉，《羅洪先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64-373。

²⁵ 見各書卷首〈出版說明〉，頁3。

明〉。對於讀者而言，這篇說明文字具有引導讀者認識作者及其著作、了解詳細的整理資訊，從而正確進入全書正文的特殊重要作用，理應是編校整理者的用心之作。事實上儘管各篇〈編校說明〉的篇幅相去甚遠，但編校整理者大都能夠在文中比較準確地介紹作者的生平事跡、著作情形、刊刻流傳過程以及存世情況，說明編校整理者本人進行編校整理的基本原則、收錄範圍等有用的資訊。不過，其中也不乏可以檢討之處。情況較為嚴重的是《歐陽德集》，該書卷首編校整理者所撰〈編校說明〉在敘及歐陽德(1496-1554)生平時稱：

嘉靖三十四年(1555)，改建杭州天真書院仰止祠，明確表示了〔對？〕王陽明的推崇之意。嘉靖四十二年(1563)，參與了《王陽明年譜》的最後編訂工作。²⁶

編校整理者在〈編校說明〉開篇首句中就曾括號標明歐陽德的生卒年，既然歐陽德卒於嘉靖三十三年(1554)²⁷，自然不可能參與這些發生在嘉靖三十四年、四十二年的身後之事。這兩個時間問題，前者主要源於《王陽明年譜》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條記載之誤導：「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但在此條條目下的正文中，卻完全沒有「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的事情，只有嘉靖三十三年胡宗憲等「改祠於天真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²⁸。因此，年譜此條的準確意思應該是胡宗憲等改建天真仰止祠，薛侃、歐陽德等附祀於祠。後一個時間問題，則顯然是出於編校整理者的誤讀。《陽明年譜》云：「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此條之下的正文清晰地呈現了年譜的編撰歷程：「師既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沖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藁，總裁於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併。」²⁹下文主要是錢德洪、鄒守益和羅洪先之間有關修譜的交涉，再無關於歐陽德的記載。很顯然，在這個敘述脈絡中歐陽德只是年譜最初「分年分地搜集成藁」者之一，年譜的「最後編

²⁶ 陳永革：〈編校說明〉，《歐陽德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2。按：文中顯然闕漏了「對」字。

²⁷ 據徐階所撰〈文莊歐陽公神道碑銘〉，歐陽德卒於嘉靖甲寅（三十三年，1554）三月二十一日；聶豹所撰〈文莊南野歐陽公墓誌銘〉則為同年三月二十三日，見《歐陽德集》附錄，頁844、848。

²⁸ 《王陽明年譜》附錄一，見《王陽明全集》，卷36，頁1346-1347。

²⁹ 同前註，頁1349-1350。

訂工作」則是由錢、鄒和羅等承擔。

此外，在這篇〈編校說明〉第三頁中，編校整理者描述三十卷本《歐陽南野先生文集》時引用了一段《四庫提要》的評述之語，並將該段文字提行縮格作為獨立成段的引文予以標示，但卻通篇完全不提《提要》，不免令人突兀；並且該段引文在第四至五頁正文中又再次重複，似乎也無此必要。另外，同在第三頁中，整理者介紹該書有梁汝魁、王宗沐(1523-1591)二序，馮惟訥(1538年進士)後序，但在接下來引用時則唯稱「其序有稱」而不名，也應具體指出所引何序為宜。在已經刊行的《叢書》中，歐陽德的著作的刊刻、流傳情形相對而言最為簡明而較易處理，上述問題雖屬細故，但結合下文將要指出的該書正文整理情形來看，亦須認真加以檢討。

關於各書「相關附錄資料」的部分。這個部分通常置於各書卷末，主要包括各該作者的著作序跋和傳記資料。對於研究者而言，這些資料同樣具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在蒐羅完備的情況下尤其如此。筆者管見所及可以繼續拓展和完善之處，如有關歐陽德的傳記資料，《歐陽德集》所附聶豹(1487-1563)撰歐陽德基誌銘，實則是亢思謙(1515-1580)代筆，原文保存在亢氏文集中³⁰。兩相對比，不乏歧異之處，而這種細微歧異頗能體現不同作者與傳主之間的關係變化及立場轉換，似可考慮兼收亢文為佳，或以呈現兩文的差異為宜。另外，即使僅僅根據《明人傳記資料索引》的線索，在歐陽德的傳記資料方面也可以有更加豐富而有用的素材³¹。此外，《叢書》附錄資料部分似可考慮將作者的重要交遊文字，特別是將往來書信、詩文酬唱之作加以輯錄。此舉無疑會給相關領域的研究工作帶來極大便利，也將使這些現代編校整理本的參考價值大增。當然，可以預料的是，由於陽明後學相互之間書信往來頻繁、交遊廣闊，這類文字並非短時間內可以輯錄周全，而且相關的交遊文字數量必然很可觀，也可能增加出版方面的困難。

就陽明後學文獻的編校整理而言，至關重要的無疑是「基本文獻」，即正文的整理工作。本文對此主要從兩方面加以討論：點校與輯佚。文本點校涉及到許多具體細節，諸如工作底本與參校本的選擇、文字異同、校記處理等。本文重點在於舉

³⁰ 亢思謙：〈明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南野歐陽公墓誌銘（代作）〉，《慎修堂集》卷16，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1冊，頁279-281。

³¹ 臺灣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頁796。

證指出《叢書》中可能存在的斷句標點失誤。仍然以《歐陽德集》為例。筆者在輯錄陽明後學佚文時，從項喬(1493-1552)的文集中輯得所附歐陽德論學書信四通，題為〈南野先生凡四篇〉³²，其中一通長達千五百餘言，已見於歐陽德文集的傳統刊本。筆者在詳細比勘兩本文字異同以決定是否收錄該信的過程中，除了發現兩種本子之間存在大量文字差異，乃至段落衍闕之外，同時也在仔細辨讀的基礎上檢查出《歐陽德集》出現斷句標點失誤將近十處³³。以僅僅一千五百字的一通書信而言，這個失誤率顯然過高了，我們期待這類誤失在整部《歐陽德集》中只是偶然現象。

就明人著作的輯佚來說，各種明代編刊的奏疏、詩文集彙編，門類繁多的叢書、類書，以及數量龐大的方志、專志等等，都是文獻輯佚的淵藪。就陽明後學文獻的輯佚而言，本文需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人物交遊是進行文獻輯佚至關重要的線索。比如，著作首尾常常附錄由其交遊人物所撰的序跋文字、碑傳文字，就是一種值得重視的佚文來源。這方面值得特別提出的例證，是羅洪先所撰的湛若水(1466-1560)墓表。該墓表附錄在嘉靖年間所刻，萬曆年間增修的《泉翁大全集》，以及康熙二十年黃楷刻、同治五年資政堂刻本《湛甘泉先生文集》卷末³⁴，但卻未見於羅洪先著作的各種傳統刊本中，因此也未受到《羅洪先集》的整理者的注意。不過，以湛、羅二人在當時及後世的學術影響力和相互之間的交往情形，以及湛氏著作的刊刻流傳情況而言，這是一篇不應受到忽視的重要文獻。在這篇長達三千六百餘言的墓表中，羅洪先對於湛若水的家世衍派、科第功名、仕宦履歷及其著述情形等均有詳細地陳述，並且對於湛氏居官期間所上奏疏以及明世宗的批示也有細緻入微的記載，特別是對於湛氏上〈勸收斂精神疏〉而奉聖旨：「這所言，朝廷已知。爾既欲朕收斂精神，便不須煩擾！該衙門知道。」這個耐人尋味的批示，完全可以體現湛若水在嘉靖初年變幻莫測的政治氛圍中的艱難處境³⁵。同樣耐人尋味的，則是羅洪先選擇記下這個批示。此外，對於湛氏到處設立館穀、招收門徒的情形，該墓表也有詳細的記錄。

³² 項喬撰，方長山、魏得良點校：《項喬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頁754-759。

³³ 詳參下文所錄〈南野先生凡四篇〉筆者的校訂。

³⁴ 詳參下文所錄該文全文。

³⁵ 詳參朱鴻林：〈明儒湛若水撰帝學用書《聖學格物通》的政治背景與內容特色〉，《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頁220-258。

從考察人物交遊的角度進行文獻輯佚，這種現象在講學群體中尤為突出，通常又以論學書信較為多見。前舉萬表《玩鹿亭稿》中所附羅洪先書信二十二通，以及項喬的文集中附錄歐陽德書信四通的例子，已經提示了這一點。此外，在講學群體中的另一常見現象也與此有關：許多講學語錄或論學書信的編刻者，常常會在作者的語錄、書信之前或之後，全文附錄或部分地節錄問者、來信的內容，有時甚至將詢問或來信按照內容涉及的具體問題而分成多個段落，再逐段呈現答者的回應³⁶。這些附錄的詢問或來信，許多都未必載於詢問者或寫信人自己的著作中，因此也是輯佚的重要來源之一。

從人物交遊途徑進行陽明後學的佚文輯錄，《李襄敏公遺思錄》（下文簡稱《遺思錄》）將是一個具體而有用的實例。《遺思錄》中收錄的大量陽明後學佚文，實可補《叢書》之不備。以下第三節首先介紹《遺思錄》的基本情況及其相關人脈關係，第四節則輯錄其中的陽明後學佚文。

三、李遂與《李襄敏公遺思錄》

李遂(1504-1566)字邦良，號克齋，又稱羅山山人、羅山先生，江西豐城人，嘉靖五年(1526)進士，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卒諡襄敏。著有《督撫經略疏》、《李襄敏公奏議》（以下簡稱《奏議》）、《禦倭軍事條款》³⁷等書。其中《督撫經略疏》八卷，日本東洋文庫藏有劉景韶所輯嘉靖三十九年序刊本。《奏議》目前存世兩種版本：一是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序刻十四卷本，其中第四至十一卷為《督撫稿》，其內容大概即為《督撫經略疏》八卷；第十四卷為附錄，包括李遂行狀、神道碑、墓誌銘各一篇³⁸。二是山西大學圖書館藏隆慶元年刻

³⁶ 這方面的例證，可參管志道：《問辨牘》、《續問辨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據明萬曆刻本影印），第87-88冊。

³⁷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明嘉靖刻藍印本），第852冊。另有《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民國初年《遼園叢書》本），第59冊，題為《明代禦倭軍制》，內容與前本相同。

³⁸ 詳參王重民輯錄，袁同禮重校：《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頁169。按：湖南省圖書館也藏有明刻十四卷本，但僅存卷三至十四，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卷7，頁365。

萬曆二年增刻《李襄敏公奏議》十三卷附《李襄敏公遺思錄》五卷³⁹。此本的《奏議》十三卷已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出版⁴⁰，但《遺思錄》五卷卻被摒棄不錄，致使這份重要的存世孤本文獻仍然無法被便利地利用。

《遺思錄》是由李枋（1565年進士）、李材（1529-1607）兄弟所輯錄的跟乃父李遂有關的紀念、交遊文字而成，大約刊刻於萬曆二年前後。《遺思錄》卷首有嘉靖末年、隆慶元年，以及萬曆元年的制誥、像贊等文字，正文五卷分別收錄與李遂有關的序記、詩歌、祭文、碑傳、書簡。與陽明後學文獻輯佚關係尤為密切的，主要是其中卷五書信部分。在此須對李遂生平及其與王陽明、陽明後學之間的關係略做說明。

李遂一生始終堅持參與並組織理學的講學活動，與王陽明及其重要門人往還密切，甚至由於其堅持講學且又事功卓著，因此被陽明門下視為陽明弟子。據《王陽明年譜》，早在正德末年陽明在南昌開講時，李遂就與聞其論說⁴¹。至嘉靖十三年（1534）九月，由於捲入大同兵變的政治漩渦而開罪於禮部尚書夏言（1482-1548），李遂為後者所劾，被謫為湖州府同知。彈劾的理由就有「指其會友講學為交接朋黨，變亂是非」⁴²。在湖州期間，李遂與湛甘泉的高弟唐樞（1497-1574）和時為浙江按察僉事的徐階（1503-1583）共同倡導講學。旋即遷官南京後，李遂又常常參加由王畿

³⁹ 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頁365。對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本的簡介與刊刻時間的界定，參張梅秀：〈《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補正四題〉，《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6年第6期，頁61-62。按：從書目著錄的情形來看，存世的兩種《奏議》正文似乎並無太大分別，差異主要體現在附錄文字上。

⁴⁰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61冊影印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陳瑞刻本。按：據前引張梅秀〈《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補正四題〉，《奏議》應當刻於隆慶元年，萬曆二年是《遺思錄》的刊刻時間。

⁴¹ 見《王陽明全集·王陽明年譜二·嘉靖十五年九月條》，卷34，頁1278。

⁴² 李材：〈先考大司馬襄敏公克齋府君猷行述〉，《見羅李先生觀我堂稿》（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間愛成堂刊本），卷22，頁8-9；《明世宗實錄·嘉靖十三年九月癸未、四十五年十月癸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初版，1984年縮印再版），卷167、563，頁3670、9021-9022；王慎中：〈衢郡克齋李侯生祠記〉，《王遵巖家居集》（臺北：閩南同鄉會，1975年），卷3，頁12，此文又題為〈衢州生祠記〉，載《李襄敏公遺思錄》，卷1，頁59-62。

(1498-1583)、歐陽德、王艮(1483-1541)等陽明高弟在南京舉行的講學聚會⁴³。嗣後出任衢州知府，朔望聯合治下各邑士子會講於郡學，並得到歐陽德、王畿等的支持。嘉靖二十九年(1550)四月，身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的李遂參與在南京崇禮街新泉精舍建大同樓，設陽明與甘泉像，合舉講會⁴⁴。此後，李遂被黜家居將近八年，「承歡之暇，專意於會友講學」，與鄒守益、聶豹、魏良弼(1492-1575)、錢德洪、王畿、羅洪先等「數往來，晤會於螺川、劍水之間，以道誼為同志景嚮。四方之士來學者無虛日，乃構書院於羅麓居之」⁴⁵。至嘉靖三十年代後期，李遂在鳳陽巡撫任上平定江北倭患而建立殊功，並先後兩次撫平南京振武營兵變，由此奠定了其政治地位。陽明門人王畿等在此期間多次前往與之會面，希望李遂能夠利用自己的政治聲望帶動陽明學講學活動的開展⁴⁶。直到李遂身後，陽明門人還將其編入陽明弟子之列，並且作為王陽明在江西講學的早期支持者來看待。然而，不管是從王陽明本人及其重要門人的文字來看，還是從李遂的自我認定來看，各方面的證據都顯示他從來沒有拜入陽明門下。部分陽明門人願意宣稱李遂是陽明在江右講學早期門人，是基於壯大陽明門牆的事後單方面追認⁴⁷。

不過，從這個簡單的生平履歷，已可看出李遂始終都在參與當時盛行於士人間的講學活動，交往的士人中也主要以陽明後學為主。因此，在這份由其肖子輯錄的李遂生前往來交遊和身後紀念文字彙編《遺思錄》中，有相當大部分都是出於陽明高弟之手。

⁴³ 參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繫年：1522-1602》（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頁67、73；彭國翔：〈王龍溪先生年譜〉，《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頁529-531。李遂參與其事，見王襜：〈奉謝督撫李克齋書〉，《新鐫東厓王先生遺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第146冊，頁658。

⁴⁴ 《王陽明全集·王陽明年譜·嘉靖二十九年四月條》，卷36，頁1340。

⁴⁵ 李材：〈先考大司馬襄敏公克齋府君猷行述〉，頁21。

⁴⁶ 詳參李材：〈先考大司馬襄敏公克齋府君猷行述〉；王畿：〈留都會紀〉、〈與李克齋〉，《王畿集》，卷4、8，頁90-91、207-208。

⁴⁷ 詳參劉勇：〈明儒李遂的講學活動及其與陽明學之關係〉，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第9輯，頁197-213。

四、《李襄敏公遺思錄》所載陽明後學佚文輯錄

在這一部分，本文按照《陽明後學文獻叢書》所收作者及其著作的順序，將《遺思錄》中鄒守益、歐陽德、王畿、羅洪先的佚文輯錄於此⁴⁸。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於《遺思錄》中涉及的陽明後學人物較多，如陳九川(1494-1562)、魏良弼、徐階、趙貞吉(1508-1576)、王宗沐、宋儀望、唐順之(1507-1560)等等，不可能在此將其文字盡數輯出，只能圍繞《叢書》已經刊行的各冊進行補遺的工作。此外，筆者也將從其他文獻中輯得的部分重要佚文附錄在各該作者名下。

(一) 鄒守益佚文

克齋先生羅山中服像贊⁴⁹

克齋中丞枉顧山房，蔡子蓉溪圖公與予聯座之像，贊以識別。

予謁君兮羅麓，君訪予兮東廓。月華泛舟兮龍門，生機旋春兮黍谷。促席論心兮匪夕以夙，恂慄威儀兮帝衷是復。玄圭陋巷兮無二軾轂，世講勿諉兮維後之續。嘉靖丁巳秋仲，安成東廓鄒守益撰。

訪李中丞羅山書院東廓鄒守益（國子祭酒）⁵⁰

微雨輕舳湖上潯，堂開尚友挂朝簪。周行幾示莘呼野，好爵真縻子在陰。夢破一枰忘勝負，神遊千仞見高深。西平勳業君家譜，試向延平問繡針。

寓羅山書院同李中丞泛月東廓鄒守益⁵¹

安峰放棹入茫湖，童冠攜琴訂故吾。桃竹穿雲疑鶴髮，木蘭印月湛冰壺。

⁴⁸ 《遺思錄》，卷5，頁38-42〈大司馬聶雙江翁書〉七通，已見於〈寄李克齋司馬七首〉，《聶豹集》，頁279-281，兩者文字基本相同，茲不贅錄。

⁴⁹ 《遺思錄》，卷首李遂像後，頁1。按：此文又載於《遺思錄》，卷2，頁19〈寓羅山書院同李中丞泛月〉詩後。

⁵⁰ 《遺思錄》，卷2，頁17。按：括號中原文為雙行小字註，下同。

⁵¹ 同前註，頁19。

機從塵海千漚起，興寄銀河一葦孤。為謝龍門追象罔，笑期赤水得玄珠。

大司成鄒東廓翁書⁵²

一

枉教青原，獲奉連牀之教，甚快離索。別後沿途新功，能毅然洗刷、不染世塵否？能洗刷塵染、不舍晝夜否？豪傑聖哲，只爭些子。然毫釐千里，亦只在此些子。何如何如？望後歸家，為痰咳所困，近始就愈，明辰復會文明堂矣。門人胡尹之便，謹呈小詩以贈。瞻望斗南，精光燁燁，惟為宗社生靈加愛。

二

金生至，獲拜手教，具服靜養之功。其曰：「竹樹林塘，交呈道趣；花香鳥語，互發幽襟。」真是超然鍾鼎之外。然莫是猶倚於境否？假若金革百萬，簿書堆積，道味幽襟，亦有增損否？天真之期，敢不趨召！第甘泉翁以大耋相約，當先一往。重陽擬聚青原，以霜降後度嶺，得公鼓棹一臨之，大快事也！適出自連山，將會石屋，拔冗布謝，候統冀德炤。不備。

三

令子兩臨青原，得迭拜瑤音，甚快瞻仰！寂感之辯，雙江兄久執之，則未應是先，已應是後，稽諸天之貞運，日之貞明，有不得其說者。向嘗以書請之：「『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不可遺』，三句一連，不可分動靜；『齋明即恂慄，盛服即威儀』，二句一連，不可分先後。」謹誦以求正，義方之餘，更祝波及之。長安奕碁，又局局新矣，旁觀勝算，將奚以拯之？風便，謹候起居。先師譜刻後語請教，能惠椽筆增重，尤至幸也。不備。

四

惠問屢至山中，具感至愛。金生行，馳布候謝，計徹覽矣。師旅饑饉，有勇知方，古人作用，不作虛談。以公之素蘊，歷試徵驗何如？儒者實學不展於世久矣。望重則責深，恩渥則報隆，珍愛珍愛！行窩年來不落莫否？公於干戈中振起文教，使士民知孝弟忠信之風，正急務也。守益往侍虔州，問孫吳兵法于先師，先師為誦「省刑罰、薄稅斂」，至「持挺撻堅甲」一章，曰：「此聖門兵法，孫吳在下風

⁵² 同前註，卷5，頁103-109。按：原文各書未標明序次，茲為醒目計，各書信之前標以「一」、「二」……，下文皆同此例。

矣。」謹為大兄誦之。舍弟守臨辱推愛，謹寓致瞻謝。往來有便，時惠瑤音。

五

使者至山房，獲拜教言，備知匪躬之勞。古之君子，在事之中，則幹蠱以濟而不為瘁；在事之外，則高尚以逸而不為僻。若厭勞喜逸，便非素位而行之學。所望集義養氣，使精神凝定，榮衛充暢，以任繁劇而鎮紛擾。聖門當大任而不動心，更無捷徑。上蔡之訓，寡欲以愛精力，庶擔當得天下事。所謂欲者，非必聲色貨利，凡歆羨畔援、搖眩吾真體者，皆欲之症也。欲與義對，義集則欲融，欲眩則義餒，無交勝兩立之勢。大兄素切磋斯學，更祝留神。敝邑春潦夏旱，秋藝復不得入土，至今猶出汲于江。方督義穀、聯保甲，為涸轍之計。萬物一體，原非牽合痛瘁之情，亦非袖手可得。大君子擴饑溺之真，使戎成饑成，消天變以護民脈，草莽亦預化育中矣。長兒義北上，敬此馳布。時因便羽，不靳惠示新功。

六⁵³

涵孫北歸，獲拜教音，知整暇之政，境內無虞，甚快懸跂。繼覽邸報，有論列，為之愕歎。大兄才與誠合，何往弗宜？將兵戎方棘，財用罔給，或有創議以起浮言乎？手教遠貽，果如所料。往歲南贛之敵，欲調則兵孱，欲募則財匱，先師議榷鹽利，商不病而民不加賦，迄于今賴之。公未奏于朝而先之，失先後著耳。辱諭減節橫征、懲革貪吏，此正卹民暑、振士風急務。至於散遣客兵、練覈土著，尤為附子湯。任久事定，何足辯也。聖眷方殷，膺力尚剛，酌時審勢，聚好去惡，勉為斯道，勉為宗社肩此大任，真切真切。寵貺遠貽，山中無以奉報。武功仙刻二祝，大兄之錫五福而朋三壽也。願言珍調，快此瞻跂。

七

涵孫歸，獲拜教音。盛使至山房，申以寵貺，倍深瞻跂。古之君子以身幹天下之難，任勞任怨，自不能辭。大兄辭羅麓以出維揚，已內斷於心為，為宗社，為生靈長計，卻慮不得以毀譽升沉搖眩初志。故開誠布公、集眾廣思，而拳拳以勤於攻

⁵³ 按：此書即《鄒守益集》卷十二〈簡李克齋中丞（一）〉（頁 601-602），該書乃據《東廓先生遺稿》卷五所錄，文字與此本有較大出入，尤其末段顯然不同。又，《鄒守益集》同處〈簡李克齋中丞（二）〉有「甚為宗社得人慶，即揮汗寓善兒，以上繼睹司馬之報，而新政復慎重不輕，昇仰覘聖眷，可以展布素蘊矣」句，斷句誤，前句應作「即揮汗寓善兒以上，繼睹司馬之報」，「善兒」即鄒守益之子鄒善；後句似應作「而新政復慎重，不輕昇，仰覘聖眷，可以展布素蘊矣」。

闕為望。此武侯所以為殊絕人物，吾儕平日自許謂何？顧可以讓乎！近同志催入連山，抱《易》以自娛，於〈泰〉、〈否〉得用人，於〈損〉、〈益〉得理財，於〈師〉得治兵，於〈蒙〉得敷教，於〈噬嗑〉得決獄，於〈同人〉得交際。毫釐霄壤，只在握其機而斡旋之。公善用《易》者，更祝留神。瞻止斗南，精光燁燁，佇奏膚功，以肩休命。不備。

八

使者至山房，寓簡以謝。日倏奏凱以紓聖主南顧之憂，為海內忠義赤幟，今果遂所望矣。淮海奠安，夷虜震聳。優恩顯陟，當責于方策，與南仲、方叔詠歌中興，更祝珍愛以對群望。南里新創復真書院，溪山環麗，樓宇堅壯，砥德礪才，為神著所垂，同志約聚其中，以娛暮齒。明公功成歸來，可以一嘯傲焉。真切真切！

九

虞坡公厲精戎政，明公以同德協恭，群望顛顛，而簡咨留都，委重畢公、君陳之烈。審時相勢，張弛中節，俾忠義歸心，恩威協情。高皇帝豐芑燕翼，尚寵嘉之。鄉間新穀幸獲，始免溝壑。而群盜四震，所司寡謀取衄，賊焰愈張，方與同志協圖桑土，家自練兵，鄉自結團，而燕雀者猶咻之。明公俯念桑梓，願早與當道留神以圖剿綏，慎無浪調狼土，反貽厲階。佇望佇望！講章一摺，書訓二事，致令郎殿元，見切磋之念。餘惟為道珍攝，以膺帝眷。不備。

（二）歐陽德佚文

大宗伯歐陽南野翁書⁵⁴

執事到郡⁵⁵未及兩月，而四境之民歡若更生，士大夫皆以為數十年僅見，皆有「愛莫助之」之意。此雖饑渴易為飲食，亦誠之所感然也。昨奉告韜闕光采、愛養精神，自是積誠之道，而調停世情，亦在其中矣。末世學術不明，人心憤妬⁵⁶，尊貴者至與下賤爭能，而況比肩齊驅者乎？況法行，豪家必多所不便，萬一乘嫉妬者

⁵⁴ 《遺思錄》，卷5，頁17。按：此書即《歐陽德集》（下文簡稱《歐集》）卷三〈答李克齋〉（頁93-94），以文字頗有出入，故亦備錄於此。

⁵⁵ 「到郡」，《歐集》作「到任」。

⁵⁶ 「妬」下《歐集》有「成性」二字。

之釁而⁵⁷指摘其中一二峻切處，相與騰播，反使良法美意因而阻閣。故僕以為才人志士雖深自韜晦，頭面已不可掩，苟非盛德若虛，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此在克齋固可以意會也。諸生固當兼收並畜⁵⁸，雖牽纏文義者，亦須假以詞色⁵⁹。舍文義則諸生無學可講，法堂前草深一丈矣。然亦須擇其中可與者，於血脈骨髓處提掇一番。此意久不拈動，恐自己亦日漸生澀，亦漸漸流入文義科臼中而不自覺，不可不察也。萬萬慎自愛重。德再頓首⁶⁰。

南野先生凡四篇⁶¹

制生歐陽德稽拜。大方伯甌東項大人先生道丈執事：陶新岑寄示二刻，多感眷念，謹浣心莊誦，俟他日枉教時少留信宿，得一一面請。良朋難遇，嘉會難得。別後亦甚悵然，乃不知尊意所同。今雖無及，尚當圖其後也。附使還謝，不盡欲言。六月十八日，德稽頌。

又⁶²

頃者，陶新岑遣使以尊教至，立候占復，既卒卒附短狀矣。所示地方事宜，皆切民隱，《私錄》警發尤多⁶³。

第二條謂「能知能行方是學」。又歷舉諸書，如「學於古訓之類，皆兼知行」；如「學問、思辨、好學、近智之類，皆單主讀書，就⁶⁴知而言」。鄙心竊有未安者。夫學，何為者也？人性本善，故其知本良，自親長之愛敬以達之天下，皆良知本然之用，不學而能者也⁶⁵。故學者學其所不能，必無時、無處、無事不用其

⁵⁷ 《歐集》無「而」字。

⁵⁸ 「畜」，《歐集》作「蓄」。

⁵⁹ 「色」下《歐集》有「不可峻拒」。

⁶⁰ 《歐集》無末句。

⁶¹ 按：載《項喬集》，頁754-759。本文參考了《項喬集》的標點，但多有改動。

⁶² 按：此書亦載《歐集》卷四〈答項甌東〉（頁145-146），以文字、標點頗多出入，故備錄於此。

⁶³ 《歐集》斷句為「皆切民，《隱私錄》警發尤多」，誤。「民隱」不可斷開，而「私錄」指項氏著作《甌東私錄」。

⁶⁴ 「就」，《歐集》作「屬」。

⁶⁵ 「不學而能者也」句下，《歐集》尚有「蔽於私而後有不能，必學焉以求能者，去其蔽以復其良知之本能者也」。

力，其用至博，而學之弗能，則弗措焉。學而有所不知則問，問而不得於心則思，思而不明則辨。誦《詩》讀《書》者，問辨於古人；親師取友者，問辨於今人。篤行，則學問、思辨而不已焉者也。問辨者，學之一事；讀書又是問辨之一事，而曰：「學問、思辨之學單主讀書。」⁶⁶竊所未安者此也。

孔子稱：「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又曰：「知及之，仁守之。」而其論智則曰：「不惑。」其論惑則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曰：「一朝之忿，忘身以及親。」⁶⁷其論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曰：「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⁶⁸然則無纖毫忿欲惑乎其心，而後可以言智；必不以纖毫忿欲惑其心，而後可謂好學，而後為知之功。讀書，則就正之事，問辨之謂也；力行，則學之不已，篤行之謂也；仁則智之不息，及而⁶⁹守之之謂也。知及而仁不能守，則雖得之，必失之。然則⁷⁰得之而後可以言及矣。夫道，豈有未行而能得者？未有所得，則亦安所守也？則孔門之所謂「知行」，所謂「智仁」⁷¹，斷可識矣。而專以讀書為好學近智，竊所未安者此也。

「學古訓」之說始於傅⁷²說。昔者高宗「恐德弗類」、「恭默思道」⁷³，蓋師事甘盤。既知修道、修德之學，知近思⁷⁴之功，受師友之益矣。其命說曰：「訥⁷⁵誨輔德。」曰：「爾訓朕志。」「予邁乃訓。」⁷⁶蓋以甘盤望說也。故說稱「學於古訓」，以對「訓志」、「邁訓」之命⁷⁷。若曰：「維古有訓。」「匪說能訓。」

⁶⁶ 「讀書又是」以下至此，《歐集》作「讀書者，又問辨之一事。而曰：『學問、思辨單主讀書。』」。

⁶⁷ 「忘身以及親」，《歐集》作「忘其身以及其親」。

⁶⁸ 「就正有道」，《歐集》置於引號外，與前兩句脫離，誤。

⁶⁹ 「而」，《歐集》作「則」。

⁷⁰ 「則」下《歐集》有「必」字。

⁷¹ 「智仁」，《歐集》作「知仁」。

⁷² 「傅」，《項喬集》、《歐集》皆作「傳」，誤。此指商王武丁時名臣，觀下文「高宗」[命說]可知。

⁷³ 「恐德弗類」、「恭默思道」，《歐集》未加引號，依全文體例，宜補。

⁷⁴ 「近思」，《歐集》作「思道」。

⁷⁵ 「訥」，《歐集》作「納」，是。

⁷⁶ 「爾訓朕志」、「予邁乃訓」，《歐集》作「爾訓朕志，予邁乃訓」，似宜斷開。

⁷⁷ 《歐集》此句斷作「故說稱學於古訓以對，訓志邁，訓之命」，誤。「訓志」、「邁訓」，乃前句「爾訓朕志」、「予邁乃訓」之縮略語。

蓋不敢以甘盤自居云耳。然必如古人之訓而學焉⁷⁸，自修其道，自修其德，遜⁷⁹志時敏，始終⁸⁰典於是而巳，然後「道積厥躬」、「德修罔覺」，故曰：「古訓是式。」則說之所謂「學古訓」者，然也⁸¹，與孔子學《詩》、學《禮》、學《易》之說一也。夫學《詩》則可以言，是故必有興也；學《禮》則可以立，故必有立也；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是故必居而安乎《易》之序也。不然，則三百之《詩》不達，於政不能專對⁸²。蓋知誦而不知學，雖多而無益。如此，則古之所謂讀書，亦不輕矣。而後之所謂讀書，則通其詁文、識其意義而已⁸³。以是為知，不亦輕乎？於是以存心、讀書分先後內外，而不知其非二也；不⁸⁴知其非二，則將二之；二之則失其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⁸⁵。夫存心猶之乎養生，讀書猶之乎飲食也。養生、飲食，果可二乎？果有先後內外乎？飲食以養生矣⁸⁶，或失其道，無⁸⁷寧反以喪生乎？此不可不察也⁸⁸。

「道學自修」、「博學反約」諸說，及吾兄向時答李三洲格物之說，僕皆欲別有所請，而便⁸⁹人行迫，不能一一。

又，答三洲書檢尋未得，更煩寫示一通。幸甚幸甚。

蓋僕所欲請者，皆身心功夫幾微之辨，而非徒文義詁訓之末，正吾輩講習麗澤之道也。千里⁹⁰垂教。

⁷⁸ 《歐集》此處作句號，非；此句與之後數句當聯屬成一完整句子。

⁷⁹ 「遜」，《歐集》作「孫」，非是。蓋即此處屢屢引及的《尚書·說命下》中「惟學遜志，務時敏」。

⁸⁰ 「始終」，《歐集》作「終始」。

⁸¹ 《歐集》此句斷為「然後『道積厥躬，德修罔覺』，故曰『古訓是式則說之』，所謂學古訓者然也，」誤。「說」仍指傳說。

⁸² 「不達」，《歐集》闕，於文意不通。

⁸³ 「而已」下，《歐集》有「矣」字。

⁸⁴ 《歐集》闕「不」字，誤。

⁸⁵ 「害之」下，《歐集》有「矣」字。

⁸⁶ 「矣」，《歐集》無。

⁸⁷ 「無」，《歐集》作「毋」。

⁸⁸ 「察也」下，《歐集》整理者注云「《文選》此下略」，據本書卷首〈編校說明〉（頁4-5），當指王畿、李春芳輯《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四卷，明嘉靖刻本。

⁸⁹ 「便」，《歐集》作「使」。

⁹⁰ 「里」，《歐集》作「萬」，是。

《錄》⁹¹中所載〔胡廣氏晁庵〕公女必嫁解公編置之男⁹²，本無此事，不知兄何所聞？又，王忠肅公卒於成化丁亥，未嘗為弘治間宰相。公以景泰壬申召入吏部，贊助敝縣王文端公同為冢宰⁹³。天順丁丑，文端致仕，公始獨為冢宰。是時王三原由庶吉士為大理評事已十年，未幾升揚州知府，未嘗遇忠肅公考察。蓋考察京官，正統以來皆屬之本堂，至天順甲申始屬吏部。其時三原外補久矣，且三原亦未嘗為戶部主事。兄⁹⁴謂念庵得之曾公，不知曾公何所據也？故僕素不敢輕信傳聞。《錄》中恐須刪此二事，或別寫一條，明其誤聞。何如何如？

章巡檢錡人便，輒布此。錡，六安舊治人，亦公舊治人也，知必蒙憐，故敢托之，惟萬萬照亮。七月十七日，德稽穎。

外寄張浮峰書一封，煩轉致。此書並得《私錄》寄一通請教為幸⁹⁵。

又

執事不以僕為不肖，諄諄下問，虛心受善之誠，溢於言外。僕寧不知感動，固將用為我師，況敢自委固陋，不知所報乎？第先瑩董工方嚴，又不勝賓客之擾，每有疑義，方擬議請教，往往未成章而止，然終不敢虛也。盛使還，先此奉復，餘容次第申請。

十二月六日，德稽穎。

又

執事〈答李三洲論學〉一書⁹⁶，皆發明學所自得，然「格物」「物」字卻恐未盡《大學》宗旨。此最功夫要切處，不可以不講者。

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家國天下者，身之所接；心意知物者，身之所具。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物。物也者，知之用，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蓋身之所以接乎天下國家者也。物根於意，意有善不善，故

⁹¹ 此「錄」特指項氏所著《私錄》，《歐集》未加書名號，宜補。下同。

⁹² 「〔胡廣氏晁庵〕公女必嫁解公編置之男」，《歐集》作「敝縣楊東里公女必嫁解公編置之男」。又，《項喬集》此句點校者「校注」云：「胡廣，字光大，號晁庵，明江西吉水人。此缺五字，據《私錄》十卷本之卷八〈雜著外篇〉第三六條及上下文補。」

⁹³ 《歐集》於「敝縣」後加逗號，誤。

⁹⁴ 「兄」，《歐集》作「況」。

⁹⁵ 「章巡檢」以下至文末，《歐集》無。

⁹⁶ 即《項喬集》初編卷三〈答李三洲都憲論格致之學〉（頁151-155）。

物有正不正；視聽言動有禮有非禮，喜怒哀樂有中節有不中節。然自知之明，苟密察而不自欺，則莫不知之。故知也者，物之則也。格物致知者，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事物之正不正，皆密察其自知之不可欺者。循其本然之則而格之，改非禮以復禮，改過不及以就中，務要亭亭當當，恰好到極處，則獨知無不滿足，無少虧欠，而極乎其至云耳。離物則知不可得而見，舍格物則亦無從而致其知，故曰：「致知在格物。」此皆就自心上著實體，當自身上著實修治，故即是正心、修身功夫處，家人以及天下之人莫不如此，亦即是齊、治、平、明明德於天下功夫。故聖學終日終身只此一事，益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舍此更別無著力處矣。

執事書中謂：「天下之物觸於吾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心身無能離天下之物而獨立，舍天下國家則無物。」是以物為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於我」者，雖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賓主則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正惟差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靜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靜不得不為二矣。念庵兄〈夏遊記〉中所論格物，及執事所論動靜存省之學，鄙意尚欲有請者，大要亦如此。但區區常以寫書論學為戒，蓋恐增勝心而長己見，且念不如面談之得盡；又懼夫用功不曾實落，空言無益也。執事其亦諒之乎？

承諭：「朋友講學者，類知大德敦化，而未知小德川流。及欲曲暢旁通，與之會文切理，則曰此學惟求得之於心身足矣，何以文藝章句為哉？此則孔子唯曰：『德之不修，是吾憂也。』足矣，何以曰：『學之不講，以文會也？』」誠然，誠然！大德小德，本非有二。大德者，心之良知，仁也；小德者，良知種種事為，藝也。離種種事為，則何從敦良知之變化以依於仁？然非念念精一，致其良知，則種種事為，亦未得為格物遊藝而謂之小德川流者。故孔門以修德為學，求仁為要。而親師友、讀書、考古以講正其所學，求聞其義，與不善者而從之改之所以輔仁；不從事於修德，與修德而不講之於師友，講之於師友而非求聞其身之義；與不善講求，有聞而不能徙義遷善以尊其所聞，歸於德不修而已矣。故孔子以為憂，而曾子之論，亦慮夫學者之不求仁，而文會不足為輔也。來教卻似以會文切理為講學，以身心之功與文藝之功為當並進，似未免微分為二，此恐是語意未然，亦不可不察者。要之，格物功夫須與少離，即不是修德，不是求仁，縱說得合一，已不免於二。此又區區之所以自警自艾，不敢多言者也。

率易言無倫次，惟執事教之。外答雙江兄書附上請教。

十二月望日，德稽顙。左空。

又

前書猶有疑於「知行合一」之道。此本無可疑者，恐未免沿舊聞，未察精一之旨耳。人心隨時、隨處、隨事惟有一念。此一念中能明覺精察，便是知的工夫；此一念中能真切懇到，兢兢不懈，便是行的功夫。明覺精察而不能真切懇到，即是知而不行，則亦不足謂之知；真切懇到而不能明覺精察，即是行而不知，則亦不足謂之行。故君子隨時、隨處、隨事念念真切懇到，終是知行合一功夫。第為之有難易生熟，故有生安、學利、困勉之分。然作用不容有二，而成功亦不容不一。此堯、舜精一之學也。

古聖經訓中言或小異，而旨無不同。其在《大學》，則始學謂之學，加功精密謂之修。在《論語》，則及之之謂知，守之之謂仁，得之之謂及，得而弗失之謂守。蓋皆念念知行合一之功。不然，則舜稱大知，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豈獨知而不行？回之為仁，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豈獨行而不知耶？

陽明先師為學，直從自心危微之幾、間不容髮處念念精一，故其言字字句句無不與古聖合者，而於後儒之言則時相抵牾。蓋後儒用功未能無少差耳。

德往歲讀先師書，有感而未通處，即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礙著舊聞，或是自己功夫猶未免在事蹟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感。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而已。

執事好學不倦，廓容虛受，究竟所疑，非若鄙人之固，然自心用功處恐未免有微礙，亦不可不察也。外書並此二書轉上浮峰覽。

十二月望日，德稽顙。

題方山文錄⁹⁷

⁹⁷ 載薛應旂(1500-1574)《方山先生文錄》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02冊影印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三年東吳書林刻本，頁227；亦載《方山薛先生全集》卷首，《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頁2。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吳兆豐先生提醒我注意此文。

曩余為南國子司業，與諸賢論學，咸推薛子仲常。余數延參駁，相悅以解。既仲常別去，舉進士，有官守。再越歲見於豫章，其所得踰南雍時矣。又再越歲見於留曹，其所得踰豫章時矣。一時同志謂仲常任道擔當，斯文其有屬哉！庚戌，余守制家居，邸傳仲常董浙學政，將謂一方得師，吾道之昌明有期矣。今年春，乃竟從調例，行止真非人所能哉！

先壬子冬，仲常屬其門人南城許進士洛攜文示余評驚，請題其端。至是以書唁之，復申前請。余因憶王玉溪嘗謂呂涇野曰：「李獻吉真奇才也！一為歌行近體，即如李、杜；一為古詩樂府，即如曹、劉、阮、謝；一為賦記序書，即如屈、宋、賈、馬。其殆可傳也已！」涇野曰：「惜哉！向使其一為〈定性〉、〈訂頑〉，即如程、張；一為《大學》、《中庸》，即如曾、思。不尤愈乎？」仲常固習聞涇野之說者也。今觀所錄文，觸機感事、舒懷發情，皆訓辭格論，未嘗有意於文，而巽灑抑揚，動中矩矱。殆闡〈定性〉、〈訂頑〉之精蘊，而優入《學》、《庸》之堂室，反諸身心可驗，質諸古今可稽，而措諸天下可行。蓋非空言無物，徒以鬪奇爭勝，娛心志而悅耳目也。如是為文，文在茲矣！乃知仲常之道，固將垂之久遠，而未可以方所限也。尚得與文人例論哉！仲常當自慰而益懋矣。

嘉靖癸丑秋九月既望，泰和南野歐陽德崇一甫書于西內之直廬。

（三）王畿佚文

夏卿王龍溪公書⁹⁸

一

不奉教許時，屈指海內同志，能擔當世界者幾人？時事多艱，當局洵洵，大匠乃尔袖手旁觀，終且奈何！向荆川兄南遊，云與兄信宿相晤。弟去春已定青原之約，冀得造候，以盡合併之懷。比因海寇猖獗，中途趨還，乃知聚會之緣，亦非偶然也。流光漸邁，大業日遠，豈勝悵然。期春暮與東廓、念菴諸兄再申前約，擬會於匡廬之麓，知兄悞愛，當不憚於遠涉也。茲因姚子行便，草草先附起居。奉晤有期，未間，自愛自養，不勝耿注。畿再頓首。

⁹⁸ 《遺思錄》，卷5，頁154-155。

二

奉違道顏許時，此心瞻注如一日。留鑰藉兄鎮重，人情物態變危為安。世以「北楊南李」並稱，誠然誠然！吾儒經綸之學本於至誠，出於無所倚。吾兄有本，作用自是不同。向者請教思慮未起之義，荷蒙印可，以為孟子所謂「必有事者」方有着落，不知見在應感行持更復何如？此誠千聖道脈所係，不徒區區幹局之良而已也。珍重珍重。白下諸曹郎多同志，望兄時常俯就，與之一談，所謂交相為益，亦兄成就後學本分事也。周都司便，草此修布問安。惟若時葆攝，用慰耿懷，不任款款。

（四）羅洪先佚文

訪李中丞羅山書院念菴羅洪先（春坊贊善）⁹⁹

空江客到遇開關，竹下幽人自製冠（公自製羅山中服）。養鶴漸忘軒蓋貴，見鴻應識網羅寬。靜功久處疑穿榻（公閉關經歲，潛心體道），奇計間來學累九。却恐除書名姓出，青山翻向世中看。

羅山中丞見枉別贈念菴羅洪先¹⁰⁰

見說中丞治水軍，長江千里淨妖氛。翻憐寵詔成歸訊，却得閒機悟返聞。菊後一尊今改歲，雨中孤雁又離群。東南鼙鼓聲來急，何事還期共白雲。

宮端羅念菴翁書¹⁰¹

一

往歲車騎過門，鄙人方剪荆結茅山洞，歸舍書幣爛然，對之神馳。去夏，兩湖來洞，東廓遣价，皆荷多遺。而今秋名集與手教拳拳誘掖，若不欲舍，且將有以啟其未能之志，鄙人非能承之也。憶與兄別數年，時運冉冉，毛髮變衰，家難頻仍，百念懈弛。觀古之豪傑出而與世推移，皆天畀異稟，莫可強致。樹藝耕牧，木石與

⁹⁹ 同前註，卷2，頁17。

¹⁰⁰ 同前註，頁19。

¹⁰¹ 同前註，卷5，頁109-114。

伍，似當拙者分限。於是終歲杜門，經史自娛，即令溘然，亦復何憾！兩年以來，靜中反視，差識所短。幸一二君子不遠好逑，措躬有地，誠不歉於問岐。惟足目兩不相逮，為抱內疚耳。兄雄才卓識足以致遠，今據要陟崇，為勢正順，拯溺解禁，舍此奚適？充國有言：湟中之役，無踰老臣。古人期待若此，不事外飾。兄左右顧盼，誰為己耦，乃亦恂恂效厚語耶？崦山云，兄近時聚友數數，意以相刺。今之貴公患不下土耳其，日聞善言正論，何害於政？惟枝葉其辭，乃為世戒。知兄早見其微也。自得山洞，遠遊之興頓消。與兄繼見無時，妙詣藻思，付之墨卿。令業奇勳，微之除目，鄙人之望也。秋夕燈前，丰神如對。

二

柴門辱枉高車，山靈何幸。桐江荒丘，又勞指顧。亡室復荷奠儀誅辭，存沒之感，尤不可言。風雨連床，有懷未盡，所至快者，千年絕學得兄先張赤幟，斯世之遇，非獨知舊之情也。數時料理襄事，改期臘月十二，以乙巳禽星有嫌，術家多忌，不得不然。此等禽星乃兄所欲聞者，今得一人，俟驗實當遣以來。雙江公《堂稿》，寄聲求歸，幸尋便發與。燈下草草，不盡謝忱。

三

江舟共臥，忽忽一歲。至人密藏，近當入室矣。弟春中感咳，分不可起。大水敗室，五旬幸愈。然身世如寄食游僧，住破落古寺，秋風夕鳴，形神蕭颯。往時約玉趾見枉，今縱來，無一榻可下處。謀身若此，外何足云。曰忠去，曾往一書，時寓農舍。六月歸村，今猶蓬跣，將即一室作工課也。偶貴鄉張地師歸便，草草附此，力疾不盡欲陳。

四

曾子來，承手教，諄切如提耳之語，又皆出於身所經嘗，與尋常談說理道者不同。感領感領！至於遣奠，尤為過情，存沒同悲嗚矣。葬事往年為先塋所苦，致再播遷，故有談虎之色。去冬所卜，今增多口，曾子指決似有準據，知門下無賤士也。領德領德！病體初出，人事糾紛，白而往、黑而歸，家人皆笑之，質之柔脆若此，尚堪他役耶？冗坌，草草不次。

五

日者與諸同志會于永和，遂訪雙翁，始聞緝獲奸細諸事，先聲足以讐服兇人狡計矣。喜慰如何！蓋執事恢弘壯偉，不拘文法，故能隨動輒效若此，弟知之稔矣。靜觀今世，不獨風俗漸不可以挽而歸之數十年之前，即目前事變之來，亦非數十年

前所經見者，於此猶執拘綴之說以應之，誠不足以善後。然為拘綴之說者，必且不便執事之所為。為執事者，得無有深慮乎？夫拘綴即不能應用，而人之稍不便於己者，又或由此以興，非執事恢弘壯偉而又臨以鎮靜，鮮不為所搖也。如何如何。別來極衰憊，與荆川別後乃更甚，今當終歲向蒲團結束矣。風便，草草附此，申候不盡。

六

洞中邸報忽至，見有不釋於兄者，為之長嗟。然古今未嘗大遠，兄觀自來成大勳業人，有幾不遭謗疵者乎？功小者謗亦少，功高者毀亦甚。蕙苡之疑，猶及少遊；麤裘之歌，聖賢不免。在今宜益莫逃，不須怪也。第吾輩安措當如青天白日，愛民如子，御下如率子弟，使人心目開張，願為我致死，乃是作用根本，此外非所計耳。詢盛使，聞虬髯比舊稍白，弟居山無故亦盡白，何也？吾輩可以知自待此身矣！盛使復命，草草裁復，并謝嘉幣之辱。乏物奉報，臨發惘然。

七¹⁰²

去秋風聞淮上之捷，私用欣躍。旋於子敬書中得讀事略，如在帳下親睹籌畫。萬餘狡虜，摧如拉朽，此誠曠世一見，又近歲絕未紀聞者。兄此出，可謂不負矣！來書自持退抑，謂非本色，豈非長者語耶！馳賀缺然，反辱多惠，對之踟躇。計目前當大拜以酬異勳，南部或非久淹，不知今歲春汛何似，兄可竟得釋後命否？弟以病衰，齒落頰白，自去冬嘿坐一室，四越月不復出戶，尚爾羸弱，從此謝絕親友，且夕面壁，為終焉計。兄以功業壯社稷，弟以喘息了一身，出處雖異路，俱為有事人，不為蠹物留世。它年功成身退，尋訪青原，亦須伴侶，而今固不容作此等語、談此等事也。據榻命筆，不盡幽懷。

八

不奉書歲餘矣。仰惟南土底定，反側之民，竟爾安堵，小大樂業，無有變易，誰之功哉！公在位數年不一遷轉，論者以為大滯，在區區則以為知公之深者莫若廟堂，安於成其業而無它患，要必有張主於其間者，此惟知世道取與者始可與言，未易與數人談也。如何如何？自去歲病後，至今猶未復常。偶周子行，附此問候。據

¹⁰² 此書亦載隆慶元年蘇士潤刊〈與李羅山〉，《念菴羅先生文集（外集）》，卷1，頁45。文字有差異。原書繫年為「庚申」（1560），見羅洪先撰，鍾彩鈞主編，朱湘鈺點校：《羅洪先集補編》，頁164。

榻強書，不盡耿耿。

九

去歲屏居，聞談秣陵者，咸以往歲大同相視。根本之慮，病夫亦且惴惴，莫敢計朝夕，乃今漸以救寧，保大定功，不動聲色，非公其人哉！讀條教，國體人情，兩全兼盡，宜相孚不相背也。來書「勞倍江北」一言，惟苦心者自知之。蓋野戰易，撥亂難，公無難易，殆天為宗社生公也。生衰憊日甚，一無所用，惟有歌詠太平一節，又復短於筆力。以公之苦心，山中有一人焉相知之深，其亦足以自慰矣。次公榮除尚未聞，風便示之。布謝無文，空慙尺素。

羅念菴二篇¹⁰³

年弟羅洪先頓首拜。甌東項老年兄先生道丈執事：「知止」之教，一字不苟，非用心於內者不能，弟所深仰。但此事年來自反，日遠日難，誠非此生未能勾當。吾兄修析若此，必旦夕不懈，一念不離，凝聚專一，別無嗜好矣。果至斯境，更何言論足以仰窺耶？八月來體稍健，即有先壠培植之勞。而移灑一念，亦偶湊泊，雖即舊為新，然力已疲。第剩水殘山，應酬不暇，又在敝居一里中，種藝頗便，亦晚年一止足計也。佳《錄》十冊，篇篇皆世教，如此方不是虛拈筆墨。弟愧屈啟發多矣。中間有未盡合微意者，亦欲稍待此事定貼後對證，如何？未敢輕議，惟與微言不類處，或見聞相左處，傍為注釋，以便改刻。又恐大拜在即，錯過行從也。冗劇附此，惟時惠教言，孤寂之望。十月十二日，洪先頓首拜。

又

子月初，敝邑陳蒙庵兄病革，期一訣，不得已力疾入城。使者自貴郡返粵，手致鶴翁詩、二賢郎書軸並所撰文字。當時不得歸受，又無從附啟，且聞尊嫂夫人訃，缺於致慰。未幾，則南雄之使復至矣。讀奠文，且愴且慰。古人有言，人莫難掩者閨門之內。吾兄奠文，心事具見，造端乎道，信矣不誣。其得賢郎，信有由也。賢郎皆卓然有立，而文學足以遠到。長者敦篤舒緩，文皆平實；少者更奇倔慕古，殆天以報善人也！

書中拳拳以《私錄》是非為請，且責弟不能直言規正，此豈尋常之見耶！為兄嘆息累日不置也。《私錄》中微有欲商量者，偶因顏生往附去，不知已達否？其他

¹⁰³ 《項喬集（續編）》，卷4，頁764-766。本文標點有所更動。

如〈論廣中士夫相見禮〉之類，略傷於暴露，若揆之於道，少隱為佳。不爾，則遲出之。如記言之類，先儒以為極難，稍失當時口氣，便意味全別；稍移當時事實，便是非全別，亦須審而後書。值弟方有移栖一事，應酬日不暇給，故對《錄》未能詳細校勘，以復嚴命。序文成已旬餘，緣歲暮索墓文與俗事沓來，念使者長途除夕之慘，留以俟改歲，而文竟不足觀，聊見領服意耳。

來諭所言《大學》回復之謬，不妨往復。弟□非得意便□□不論文義，只恐泥文索義，遺卻自家□地步，便有不可。如一事一念論定靜，似失聖賢言之旨，亦於自家用功處寬緩，比之經義培養此心之說，尚覺是別調，詳試見示，然後分得次第也。移栖亦緣向來諭及之，而友人相愛者，其言接至，不自堅持。

〔湛若水〕墓表晚生吉水羅洪先撰¹⁰⁴

嗚呼！茲惟南京兵部尚書甘泉湛先生之墓乎？維德齒爵三達尊之兼隆，上接孔、孟之正脈者乎！先生有言曰：「堯、舜精一之訓，至宣聖而益明，宣聖一貫之旨，至孟夫子而益精！」夫堯、舜、孔、孟之學，貫心事，合內外，徹上下，而極其天理之中正焉者也。嘗觀先生之論學有曰：「夫道無內外，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心也。知動靜之皆心，則內外一。內外一，則何往而非道？合內外，渾動靜，則澄然無事矣。」其論格物則有曰：「物不外乎意心身之於國家天下，而格則在於誠正修之與齊治平。實惟體用同原之理，竊窺心事一貫之傳。」其詩有曰：「萬物宇宙間，渾淪同一氣。就中有燦然，即一惟萬理。外此以索萬，舍身別求臂。逝川及鳶魚，昭昭已明示。」其論儒釋有曰：「儒有動靜，釋亦有動靜。儒之靜也體天，其動也以天，是故寂感一矣。釋之靜也違天，其動也滅天，是故體用二矣。儒者體天地萬物而無我，釋者外四體六根而自私。」觀此，則先生純粹中正之學，而非偏內偏外、分析支離異說者明矣。其灑落似濂溪，其溫雅似明道，其氣魄似紫陽，其自得似白沙，又非以下諸儒可得而論矣。

先生諱若水，字元明。初名露，字民澤，避祖諱，改名雨，後定今名。湛氏居廣之增城甘泉都，四方學者宗之，稱為甘泉先生。其先莆人，元有諱露者，德慶路

¹⁰⁴ 據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 32，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影印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黃楷刻本），第 57 冊，頁 242-245。

總管府治中，卜居甘泉都之沙貝村，遂為沙貝之始祖。傳至高大父，諱懷德，因元亂，率義兵保障其鄉。其部卒有罹於重典者，令歸辭其所親，約期就死，如期悉至。咸貸之，人服其德，今有義士祠。大父諱江，號樵林。父諱（英）〔瑛〕，號怡菴，母陳氏。以成化丙戌十月有三日巳時，生先生于沙貝。先是數月，有中星見于越之分野，識者以為文明之象，今午會屬嶺南，當有聖賢生于其間，先生適應其期。

故居弟子員之時，都憲臨省視學，教官率諸生跪迎于門，先生獨昂立，以門外非衣冠跪迎之地，後遂成式。鄉試禁令，入試諸生皆徒跣。先生唱名當首，執不肯從，御史為之廢法。遂以《書經》領鄉薦第四。鹿鳴宴用優樂，先生曰：「實興盛典，而可戲耶？」德器雅重，偃然有台轉（按：疑當作「輔」）之望。其稟賦之正，得天之厚，為何如耶？

從遊江門，得自然之教，取所給部檄焚之，絕意仕進。深思力詣，悟「隨處體認天理」之旨。白沙先生喜曰：「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復嘉魚李世卿守臺之問，則曰：「近得湛雨，始放膽居之。然而又別，冷焰迸騰，直出楚雲之上。」又指先生於人曰：「此子為參前倚衡之學者。」遂以江門釣臺付之，詩曰：「皇天帝霸都歸盡，雪月風花未了吟。莫道金鍼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又曰：「小坐江門不算年，蒲裯當膝幾回穿。于今老去還分付，不賣區區敝箒錢。」跋云：「達磨西來，傳衣為信。江門釣臺，病夫之衣鉢也。今付與湛民澤收管，將來有無窮之祝。珍重！珍重！」白沙終，先生曰：「道義之師，成我者與生我者等。」為之制斬衰之服，廬墓三年不入室，如喪父然，其精誠意氣凝聚於師弟之間，視孔門之築室反場，獨居三年者，為何如耶！

及感母夫人與僉憲徐公紘強之出仕，先生北上，見祭酒楓山（張）〔章〕公懋，試以〈粹面盎背論〉，即以魁天下奇之。會試，學士東白張公〔元〕禎得〈中者天下之大本論〉讀之，嘆曰：「真儒復出矣！」真名第二。廷試，入翰林。兩選會試同考試官，一選廷試受卷官，一選武舉考試官，一奉命同修孝宗皇帝實錄，一奉命同修武宗皇帝實錄，一奉命冊封瑞昌王副使，一奉命封安南國王正使，賜一品服以行。王以金餽，三却之。非其表表於科第及始仕中乎？

會陽明先生講于金臺。論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陽明先生嘆曰：「予求友于天下，三十年來未見此人。」其敘別先生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又千餘年而周、程續，自後言益詳，道益

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夫求以自得而後可以言學，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然則甘泉非聖人之徒歟？」涓崖先生疏於朝，以先生為孔孟絕學自期待，非其表表於朋友中乎？

太夫人卒于京師，先生奉柩南歸，過大庾嶺，恐震驚，扶靈輻山行數十里，暮臥於旅次，葬于荷塘。先生廬墓，朝夕號泣，禽鳥為之喧噪，助其悲哀。時方冬，有筍生于廬墓外，有五色瓜生于墓新土上，一本數蔓，九實連蒂，其孝感之可表如此。

服闋，上疏養病，許之。築室于西樵山大科峯下，日與泉石猿鶴優游，非問學之士不接，安閑恬淡，若將終身，其韜晦之可表如此。

今上登極，都御史吳公廷舉、御史朱公節疏薦，復起用。先生雖非言路，志在格君。因暑月輟講，上〈戒逸遊疏〉，奉聖旨：「這本所言豫戒逸遊，召問大臣，並擇內臣中老成忠厚的，給侍左右，朕知道了。」上〈論聖學疏〉，則奉聖旨：「知道了。」上《聖學格物通》，則奉聖旨：「這所編集，足見用心，朕已留覽。該衙門知道。」進〈天德王道第一疏並賦頌〉，則奉聖旨：「覽奏，足見忠愛，賦頌增入史館。該衙門知道。」上〈申明天德王道之要以裨聖治疏〉，則奉聖旨：「覽奏，足見純正有本之學，朕知道了。」〈進君臣同遊雅詩〉，則奉聖旨：「覽奏，足見忠愛，詩增入史館。該衙門知道。」奉詔進〈無逸〉講章，則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愛，講章留覽。該衙門知道。」上〈申明天德王道第三疏〉，因發明〈敬一〉聖訓，以勸聖學，則奉聖旨：「知道了。」上〈勸收斂精神疏〉，則奉聖旨：「這所言，朝廷已知。爾既欲朕收斂精神，便不須煩擾。該衙門知道。」進〈演樂〔雅〕疏〉，則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愛，演雅留覽。該衙門知道。」〈進古文小學疏〉，則奉聖旨：「所進小學，足見忠愛，書留覽。禮部知道。」〈進瑞鹿賦疏〉，則奉聖旨：「覽奏，足見忠愛，賦留覽。禮部知道。」上〈引年疏〉，則奉聖旨：「卿雖七十，精力未衰，宜照舊用心供職，所辭不准。吏部知道。」〈進〔治〕權論疏〉、〈大葬回鑾〉等疏，皆出於至誠衷困，有都俞之風，上每嘉納焉。故雖明農，而報主戀闕之心，猶如在朝之日。建祝聖臺于北城之上，每於聖旦、元旦，則率同鄉致仕大小官員望闕朝賀，祝萬壽，宣〈敬一箴〉，讀《大誥》，行讌會。況前此傳聞，朝廷每問先生於宰執，皆不對；問於近侍，近侍又不知所對；及於先生出朝，則注目久之，至以「今之古儒」稱之，是表之在朝廷矣。

道德尊崇，四方風動，雖遠蠻夷皆知向慕。相從士三千九百有餘，於其鄉則有甘泉、獨岡、蓮洞館穀。於增城、龍門，則有明誠、龍潭館穀。於羊城，則有天關、小禹、白雲、上塘、蒲澗館穀。於南海之西樵，則有大科、雲谷、天階館穀。惠之羅浮，則有朱明、青霞、天華館穀。韶之曲江則有帽峯，英德則有清溪靈泉館穀。南都則有新泉、同人、惠化館穀。溧陽則有張公洞口甘泉館穀。楊州則有城外行窩、甘泉山館穀。池州則有九華山中華館穀。在徽州則有福山、斗山館穀。福建武夷則有六曲仙掌、一曲王湛會講館穀。湖南則有南嶽紫雲館穀。先生以興學養賢為己任，所至之地，咸有精舍贍田以館穀來學，故所造就之士，皆有得於先生之學，以淑其身，以惠諸人，是表之在門弟矣。

平生所著之書，則有《心性圖說》、《四書訓測》、《古本小學》、《春秋正傳》、《二禮經傳》、《古易經傳》、《尚書問》、《詩經釐正》、《節定儀禮燕射綱目》、《遵道錄》、《楊子折衷》、《樵語》、《雍語》、《明論》、《新論》、《非老子》、《大科訓規》、《新泉問辨》、《聖學格物通》、《白沙詩教解》、《二業合一訓》、《天關問答》、《湛氏家訓》、《息存箴》、《四勿總箴》、《自然銘》、《大宗小宗合食訓》、《察倫銘》諸書行于世。其實得實見，發自本源，皆於斯道有力，可以羽翼乎六籍，而與天地化生同運並行，是表之在著述矣。

嘉靖庚申四月念有二日戌時，一星從東南而來，其大如斗，其光燭天，其聲如雷，舉城皆驚，殞于文院，先生即終于（止）〔正〕寢。夫先生之生，應中星之見而生；其歿也，應中星之殞而歿。天運氣機，是表之在天地矣。

闔城內外奔哭者以萬計，海內諸生服衰經，朝夕哀臨，如喪考妣，道德之感人，其有涯哉！嗚呼！斯時也，何時也？心佛老而誣聖經，借聖經以文佛老，於佛老則師其意而不用其詞，於聖經則用其詞而不用其意，異說猖狂，敢為大言以欺人，殘蝕浸淫，為禍之烈甚於洪水猛獸。先生以中正之學獨遏橫流，明天理之本然，救人心於既死，先生之功，顧不偉歟？當不在抑洪水、闢楊墨之下也。洪先不佞，不能粉飾文辭，皆據實而表之。凡具此理之同然者，其不以為然乎？

先生大父樵林、父怡菴公，皆以先生貴，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祖妣梁氏、妣陳氏、妻袁氏皆贈夫人。子三人，長東之，袁氏所出，以恩廕入太學，娶黎氏，無子。妾張氏產一子敬先。東之卒，敬先娶增城何氏，歸六月而敬先卒，再三月而敬先遺腹子壽魯生。先生率族人告于宗廟，以壽魯嫡孫承祀事。次子東之，側

室李宜人所出，娶彭氏，太常卿芝田公之女，以恩蔭歷官至廣西太平府知府，封生母李氏、妻彭氏為宜人。彭氏生一子名曰光先。季子涑之，側室王氏所出，娶霍氏，尚書文敏公之女，充廣州府學廩膳生員。涑之卒，霍氏有遺腹未誕。先生以三子俱早逝，諸（生）〔孫〕幼小，擇長〔房〕應繼人天潤為涑之後，率族人告于宗廟，其畧曰：「家有長子、長孫，家之福也。」遂命天潤服涑之三年喪，付以各房長家事權，未幾而涑之妻遺腹生子，名曰恭先，承涑之祀。

茲以癸亥年冬十月二十五日，藏先生于天蠶嶺巽巳向之原，皆所當備書而表之也。

附記：本文所據存世孤本《李襄敏公遺思錄》一書，乃蒙已故學長樊鐸博士生前輾轉托其師友拍攝提供，謹致感念之忱！